

文艺评论

王遂河

歌哭于斯

——有感于笑尘九子古风歌行诗

写诗(包括旧体诗)难点在哪里?我认为难在真性情上。诗人们一拿起笔,就自觉不自觉地掩饰自己,以虚伪的面目示人。或者无力面对真实,只能说些别人说过或正在说的话,让自己的诗毫无个性,如同一碗快要变质的稀粥。

这是我读笑尘九子先生旧体诗想到的。

大概是我看到并称赞过笑尘的《壬寅虎年岁尾醉歌:我死当在百年后》的缘故吧,近日笑尘把他的一组《笑尘九子歌行选萃》传我,吩咐我写几句感想。作为一个诗词的外行,我只好不避浅陋东拉西扯几句。不一定对,但一定是我的真感受。

我想找一首中国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旧体诗,作为我的论据和标准,来说一说笑尘的诗,以便不那么空泛,不那么无的放矢。我会说中国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旧体诗,首推鲁迅先生的五言古诗《赠郭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阙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这是一首直抵世情本原且字字见血的好诗。据说是鲁迅先生在与郭其山聊天后,用半个小时写就的。其立意之阔大、笔力之雄健、字句之深刻、概括之准确,非一

般诗人所能企及。如果以鲁迅先生的这首《赠郭其山》为当代旧体诗的标准而论的话,那么可以想见,符合这个标准的当代旧体诗词就不是太多了,甚至可以说是奇缺,尽管这个结论未免武断。也请原谅我古体诗阅读面的狭窄。

而笑尘九子歌行选萃中的这几首,偏偏可以入我的法眼。如七古《乔木吟》,把一个特定背景下一个人的精神人格写得那么透彻生动;把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人性现象的几个侧面,以及这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理念,以一种被认为“早就过时”的文学形式,写得那么深刻,怒吾直言,实属稀缺佳作。“半人半奴半书生”“一人鼻息万人低”,概括得入“骨”三分,精当绝伦。“可怜书生终局促,委屈求得黄褂衣”,黄褂衣终究会褪色,会腐烂变质,时间的魔力之力终将冲刷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说一首数百字的古体诗,不亚于几十万字的一个人物传记。另一首歌行《过奉化张学良第一幽禁处所歌》虽稍逊于《醉歌》,但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显露出诗人笑尘九子相当深刻的识见、洞察力和古体诗的语言驾驭能力。能把一个人看透,需诗人目光如炬;能用古体诗凝练的诗句把洞察力深处的真相写透,可谓力透纸背,非一般功夫可达。

我觉得与鲁迅先生《赠郭其山》诗旨趣上最为接近的,是笑尘九子古风《壬寅虎年岁尾醉歌:我死当在百年后》。

虽然这首诗比鲁迅先生的长得太多,也复杂不少,但也能感受到诗人投入的感情更多更炽热。鲁迅先生的《赠郭其山》胜在概括,有惊人之语,如“一阙脸就变”;笑尘九子的《醉歌》则呈现诗人眼前一派肃杀之气。尽管其诗的中、后部有多处不押韵,但这样正适合诗人感时忧世的凌乱与哀切,这种哀伤可是比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之类的还要深广、沉重、忧愤得多。

笑尘九子古风歌行类的诗写了不少,平时在他的公众号“前世的诗经”中也偶有浏览。另外一个感受是整体风格上的文字与起势,颇具李白余韵。读的过程中也让人不由想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某些过目难忘的佳句。在诗的意境上,我觉得某些篇什要比杜甫的律诗更为沉重和尖锐。如果把用于概括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四个字用在笑尘九子《醉歌》一类的诗上,恐怕也是恰当的。

如果说前面提及的几首诗有嘲讽、批评、警世味道的话,这首“醉后之作”不啻一种歌哭。诗人歌于斯,亦哭于斯。

在请仍然原谅我阅读狭隘的前提下,我要说,即使把这首诗放在近代以来包括新诗在内的整个中国诗坛的历史地位上去阅读考察和研究,此《醉歌》也不应该被忽略,也不会被忽略。②9

往事如烟

冯锐

故乡的寨墙

我的故乡在南阳盆地东侧边缘的一个小镇,处于中国秦岭—淮河分界线的南面,北依伏牛山,东靠大别山,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潘、赵二河仿佛双臂,把小镇环抱在怀中,并在小镇东南汇聚为唐河向长江奔流而去。

“依伏牛而襟汉水,望金盆而拥琼浆;仰天时而居地利,富物产而畅人和。”独特宜居的地理环境,加之便利的水陆交通,造就了小镇独特的商业氛围和富庶的人文环境。

小镇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陆中转枢纽,当时南北十三省商人均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小镇最繁盛时,号称500多商号总集百货,72道街分行划市,72座庙香火不断,21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48家过街行日夜装卸不停,“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

为确保镇内商贾财产安全,小镇成立了“寨局”,专司筑寨工程,镇内商贾士民纷纷捐资出工,修筑寨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千年繁华如梦逝去。小镇往日水陆枢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商人们逐渐散去,喧嚣归于宁静……

只有矗立在山陕会馆大殿上的兽首神人,与当年斥巨资修建的寨墙遥相呼应,形影相吊,暗自慨叹。

小镇虽然归于寂静,但它就像一个洗去了铅华的美少女,虽不施粉黛但依然难掩她的美丽。

儿时的我们,对那高大辉煌的“山陕庙”(山陕会馆的俗称)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反而是那巍峨还有几分破败的寨墙对孩子们的吸引力更大。

初春时节,当一抹鹅黄色悄悄爬上斜扎在寨墙半坡的柳树枝头时,在家猫了一冬天的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爬上高耸的寨墙,骑着柳树“脖子”撸柳芽,在寨墙坡下挖荠荠菜和黄花苗,用衣衫兜回家凉拌、清炒、蒸蔬菜、包饺子……

夏日,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寨墙。吹着凉凉的河风,嘴里嚼着随意从路旁抽出来的狗尾巴草,待身上的汗一点点地退去,一把将衣服扯去,一猛子扎下潭窝,再从另一边游回岸边。

吃过晚饭,天已黑透,此时各家各户、男女老幼纷纷带着凉席、竹床,登上寨墙避暑乘凉。大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喷瞎话”(小镇俗语,意为聊天、讲故事)、喝茶。小孩子们穿梭在人群之间,在大人们不时的“喝骂”中追逐嬉戏,玩累了,就躺在凉席上吹着习习凉风,沉沉睡去……

秋天,寨墙外的河湾里那一大片高大的芭茅长出了长长的羽穗,密密麻麻的像一排排威武的将军。这时“芭茅裸”里是捉迷藏的好去处,但要注意包好头部,防止被芭茅叶子边缘锋利的锯齿划伤,而且还要注意脚下,偶尔有蛇、蜥蜴出没,一不小心会被吓一大跳。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寨墙外的河湾常常有附近居民利用河边的空地开垦出一小片自留地。小伙伴们常常趁大人中午休息时,偷偷跑去挖一些红薯、芋头之类,然后在寨墙坡下挖一个小坑点燃一堆柴火,把偷来红薯、芋头放进火堆,再草草盖上一层土,等上个把钟头,便可以享用了。

冬天虽然天地一片萧疏,万物冬藏,可是下雪之后的寨墙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每当大雪落下,大家会在上下寨墙的斜坡上铺上一层厚厚的雪,再把它压实,然后坐在木板、铁锹等物上从高高的“滑雪坡”上滑下去,有时玩高兴了,干脆直接坐在斜坡上往下滑。

大雪之后,在寨墙上还有一种让小孩子着迷的玩法——扣鸟。在寨墙上找一个僻静点儿的地方,用一个木棍支起一个筐子,木棍绑上一根长长的绳子,在筐子下面撒一些粮食,人远远地躲在一边,等小鸟来吃粮食时,拉一把绳子就把鸟儿扣在筐下了。

前些年回小镇看望父母,听说家乡为发展旅游经济,正在扒掉当年的土寨墙修建城墙。

过年再回去时,登上新修建的城墙观赏了一番。原来的土寨墙没有了,新修建的城墙高大笔直,气势雄伟,大红灯笼高挂,与过年的喜庆氛围遥相呼应。

可是我心中莫名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感伤,也许是我老了,对过去的东西总有一种怀旧的情绪,也许只有记忆里的老寨墙才寄托着我对童年的向往吧。②9

心灵感悟

马万里

一生
要来一次
分水岭

分水岭在南阳西峡老界岭的主峰上,那里的海拔高度1900米,它的正前方就是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轿角尖,是河南境内的最高峰,海拔2222.5米。

我们下了缆车后,在大山中穿行,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晃悠着忽隐忽现的一群人,最先路过“松涛云海”时,那顶峰上的蓝,为我打开了一面无涯的海,而我干枯得似乎太久太久。一来这里,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内心绷紧的弦在一点一点松动,仿佛有神来之水浸入心田,澎湃着、汹涌着。不经意间我就看到了那棵迎客松,它像是在挥动着有力的臂膀欢迎我,它那独特的造型、顽强的生命力,告诉人们无论身处何处,都不会被埋没,阳光、雨露一定会关照的。你看它在这里站了几千年,总是挺立、挺拔,总是翠绿、茂盛。我穿越近千里而来,当然也是它的亲戚、它的客喽!“福牛”迎客松立在“水墨画”的附近,海拔1830米,如今也有2000多岁了。它古老又青葱,刚强又坚韧,雍容又华贵,姿态是那么优美,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神农山上的白皮松。真的想和它们站在一起,如果有来生,我愿长成一棵老界岭的一棵松树。

“狮吼东方”是老界岭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它象征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傲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再往上走就来到了分水岭。我踩着那青黄两半的台阶,最先看到了“中国中心”几个大字,它们格外的醒目。上到山顶,站在南边,风把我的长发吹起,像空调,像祖母的蒲扇,但我又找不到风源来自哪里?再往下看,那遍布的绿,灵秀、俊俏。再站到北边,我的长发却纹丝不动,瞬间汗水暴涌。往下看,山石坚韧、裸露,绿色没有南边的那么茂盛。

站在分水岭的正中心,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左心房、右心房。想起我的长江和黄河。想起我的南方和北方。想起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土生土长的女儿啊!此时,有风或无风,我都置身其中,站在分水岭上,我的胸襟如此辽阔。我在中国的正中心,我在母亲的心坎上,但我又不能过于贪婪,我只是中国的女儿、黄河的女儿。我想起了张明敏的歌《我的中国心》,此时此地多么入景入心,我在心里默唱着,尽情挥舞着臂膀,仿佛只要我伸一伸衣袖,就会飞翔……

见我站在分水岭上久久不肯挪动,南方的作家梅子跑过来要与北方的万里合影,王西亮会长抓拍了我们两

个人的镜头,并曰:你们俩是南北方的牵手!听听这句旁白多么有力量。我站在长江流域的大旗下,我就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我站在黄河流域的大旗下,我就是黄河的姑娘。人秉地气而生,而我是北方人,生就的一张银盆大脸,性格耿直,宁折不弯。

我看见洛阳作家梁凌自拍了一张照片,一脚跨南北,一日揽华夏。像武打片里的女英雄!

站在这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老界岭的含义:老子曾在这里隐居过,所以老界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是南北气候的分界;这里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

王杰经理告诉我们,天上只要下了一滴滴,半滴滴到长江,半滴滴到黄河。不偏不向,这就是我们伟大母亲的胸怀。

站在分水岭上,我一览众山小;站在分水岭上,我遍布青绿;站在分水岭上,我浑身长满飞翔的翅膀。好多年了,我都没有这样心动过,这样打开过,这样青绿过。

亲爱的,如果你没有来过分水岭,那么此生一定要来一次啊,这里人生处处分水岭。②9

万物有声

杨柳

一只白鹭

白的羽、青的喙,一只白鹭高高飞过先秦的天空,鹭鸟振振翅膀,摇身一变,成了鼓精,鹭羽由舞者所持,或坐或伏。一位鲁人随即说:“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

这只白鹭端丽洁白,向往着天空的蓝、大地的绿,在山水间振翅高飞,乐此不疲。

高贵美丽的白鹭,始终与高洁相伴,于是,这只鹭鸟从《诗经》里飞出来,又飞入唐诗里。

平常的一天,稻田广阔无垠,这只白鹭飞来了,在天空挥翅,在稻田歇脚。正在吟咏的诗人,看到了白鹭,她便一次次飞入诗篇中。

诗仙李白看到了这只白鹭,他吟咏道:“白鹭秋日立,青映暮云飞。”诗佛王维也看到了白鹭,他吟咏道:“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诗圣杜甫也看到了白鹭,他吟咏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青”“黄”“翠”,这只高飞的白鹭给诗人带来了无穷的乐与色彩。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人张志和与王维一样,诗画皆精,

他也捕捉到一幅鹭鸟翻飞的美景:这只白鹭又从水田飞到山前,寻觅着春水绿波里游弋着的肥美鳜鱼,一个披蓑戴笠的渔翁也正在雨约。

这只白鹭清灵冲淡、妙趣横生。

杜牧看到了她,一首《鹭鸶》:“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惊飞”,就是诗人与白鹭最美的相遇。

南宋杨万里将白鹭入诗,不下五十首,心头总想着:“宿有青霞愿,惟应白鹭知。”

这只白鹭又在宋词中翩然来去,李清照作词“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意趣极美。

辛弃疾“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对白鹭的捕鱼本领深信不疑。

这只白鹭,千百年来让人墨客心向往之,写就一首又一首的名诗佳作。

穿越古今,郭沫若在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这只白鹭又飞入郭沫若笔下,被热情讴歌,蕴藉隽永、句句含情,他于诗中赞叹“白鹭实在是一首诗”。



这只白鹭心净、性灵,淡中求雅,择优而栖。每当栖身之所环境恶化,白鹭就不辞而别。而当环境改善,白鹭又悄悄飞回。

有那么一段时间,因城市兴建,生态改变,这只白鹭低飞徘徊却无法落脚栖息,濒于绝迹。白鹭羽翼洁白,不染一尘,只有那些没有被污染的绿色生态圈才能成为诗意栖居的家园。

“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守住了鹭鸟的栖息地,这只白鹭历经高飞、低徊,再次归来。依然是白的羽、青的喙,生态文明新时代依然在为白鹭写诗。如今,不止一只,三五成群的白鹭正展翅高飞,飞翔于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②9